

〈子犯子餘〉「民」字的暗指對象*

林宏佳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民」字從上古到當代都是使用頻率很高的字，其語意也無太大的爭議。不過，如果只是將「民」理解為百姓之類的意思，在〈子犯子餘〉簡文中卻會使簡8「民心信難成」、「凡民秉度」兩個涉及「民」字的句子，語意顯得頗為模糊：秦穆公與蹇叔的問答，乃是以重耳未能返國而展開的，而根據《左傳》、《史記》等文獻的記載，重耳未能返國的主要原因，應在於夷吾與大夫的計謀以及賄賂秦國為外援，故簡文的「民」若泛指一般的民人百姓，即與重耳失去連繫而難以理解其意涵。本文擬檢視先秦文獻中「民」字是否有適合於簡文中「民」字的用法，並就簡文提出新的解釋方案。

關鍵詞：民、清華簡、子犯子餘、尚書、意在言外

* 本文初稿曾於蘇建洲教授組織之「臺灣出土文獻研讀會」初步提出，並於「第三十五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承蘇建洲教授、陳美蘭教授、高佑仁教授、高婉瑜教授惠賜建言，投稿過程蒙兩位審查委員不吝針砭，修改過程於讀書會中，得同事張宇衛教授及石兆軒、王誠御、黃以倫、賴羿菁諸位同學提供閱讀建議，乃得增益見聞、減少錯誤，凡此均深為感謝；唯缺失之處，文責自當由筆者自負。英文摘要蒙洪承宇教授義助，謹誌謝忱。

A tentative exploration of the meaning of “Min” in “Zi Fan Zi Yu”

Lin Horng-jia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Abstract

“Min” has long been a frequently used word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the meaning of it is generally undebatable. However, if ‘min’ is merely interpreted as civilians, in Tsinghua bamboo slip no.8 of “Zi Fan Zi Yu”, the vagueness of the two sentences mentioning “min” (“min shin xin nan cheng” and “fan min bing du”) instead could be discerned. In the conversation of Duke Mu of Qin and Jian Shu regarding the reason why Zhong-Er failed to return to the country. It was believed that it was a plot of Yi-Wu and officials to bribe the Qin state for foreign aids. In this case, when “min” is construed as civilians,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grasp the meaning of the lost contact with Zhong-Er. As a resul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amine the use of “min” in pre-Qin literature to find adequate explications in bambboo slips. The new explanation of the bamboo slips is hopefully to be proposed.

Keywords: M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Zi Fan Zi Yu, meanings between the lines

一 前言

「民」字從上古到當代都是使用頻率很高的字，一般而言，其語意指涉的對象也無太大的爭議。其字既習見，用法又很穩定，或許因此之故，很容易認為先秦文獻中「民」字，其用法都相同。不過，裘錫圭早已指出，「民」字的意涵有廣狹兩義，用法並不總是相同，其說云：

在上古，「民」字也跟「眾」字一樣，有廣狹兩義。「民」本是對世間之人的泛稱。在《詩經》裡，「下民」是跟「上帝」或「天」相對而言的，「先民」指古代的聖哲，「厥初生民」、「民之初生」、「天生烝民」等詩句裡的「民」，意義都跟「人」差不多。一般人只知道「民」的意思是庶民，是老百姓，這其實是「民」字的狹義用法。¹

正如裘先生所說，「民」字的意涵隨其所在語境會有所差異。若循此進一步掘發，則隨著語境的差異，「民」字除裘先生所說的廣狹兩義，在特定的辭例環境中，也可暗指某一特定對象。以其表面上似指所有人民，實際上卻寄寓著特定的對象，若將這些句子中的「民」也按照其常訓解釋，因難以確認句子的指涉對象，其語意往往會變得模糊難解，而《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以下簡稱《清華柒》）中收錄的〈子犯子餘〉篇中，可能就有類似的例子。「民」字在〈子犯子餘〉中共出現三次，如下所列：

公乃辭（問）於邛（蹇）舌（叔）曰：「夫公子之不能居晉邦，訐（信）天【07】命哉？割（曷）又（有）僮（僕）若是而不果以或（國），民心訐（信）難成也哉？」邛（蹇）舌（叔）會（答）曰：「訐（信）難成，毆（抑）²或易成也。凡民秉戾（度），端（端）正譖（僭）訖（忒），才（在）上之【08】人；上纒（繩）不達（失），斤亦不斲（僭）。」……【09】

¹ 裘錫圭：〈關於商代的宗族組織與貴族平民兩個階級的初步研究〉，《裘錫圭學術文集·古代歷史、思想、民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43。

² 從鄭邦宏讀。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石小力整理），〈清華七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網址：<https://www.ctwx.tsinghua.edu.cn/info/1081/2233.htm>，發表日期：2017年4月23日。

昔者成湯以神事山川，以惠（德）和民。……【11】³

上揭兩段簡文中，第二段簡文「以德和民」的「民」指在湯統治下的人民，屬「民」字的一般用法，可置毋論；但首段簡文中出現的兩個「民」字，文意可說相當晦澀難解，難以與前後文意互相銜接，而究其原因，或即與「民」字所指對象的難以確認有關。若能重新爬梳古籍中「民」字實際所要表達的對象，或可就簡文提出較能串連前後語句、乃至全篇意指的解釋方式。

二 既有詮解述評

（一）「民心信難成」之「民」

「民心信難成」一句，各家大多無說。洪鼎倫翻譯為「民心真的很難促成嗎？」⁴就翻譯而言，單句本身固然說得通，但所謂「民心」，究竟何指？此句之上，簡文云「夫公子之不能居晉邦，信天命哉？曷有僕若是而不果以國？」，可知秦穆公的談話一直都在談論重耳不能返國為君之事，最後若結束在「民心真的很難促成嗎？」句意間即形成斷裂而難以連接，整體句意以及段落意旨都令人費解。

（二）「凡民秉度」之「民」

簡文「凡民秉度」之「民」，牽涉到其後句子「秉度端正僭忒」是否斷開；「秉」、「度」各自的具體理解等，問題稍顯複雜，在此先試作辨析。自「凡民秉度」至「斤亦不僭」諸句，整理者斷讀作：

凡民秉度端正僭忒，在上之人；上繩不失，斤亦不僭。（頁92）

注釋中則云：

斤，即「宅」字，讀為「度」，法度也。

³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頁92。【】內之數字為簡號。以下引此書逕於引文後括注頁數，不另出注。

⁴ 洪鼎倫：《清華柒〈子犯子餘〉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19年），頁157。

端，讀為「端」，《說文》：「直也。」

譖，讀為「僭」。《詩·抑》「不僭不賊」，毛傳：「僭，差也。」

忒，讀為「忒」。《詩·抑》「昊天不忒」，鄭箋：「不差忒也。」

僭忒，也作「僭差」，意為僭越禮法制度，即失度。《書·洪範》「民用僭忒」，孔傳：「在位不敦平，則下民僭差。」（頁96，注33）

又於下句注云：

繩，讀為「繩」。《禮記·樂記》「以繩德厚」，鄭玄注：「繩，猶度也。」

斤，讀為「近」。或說讀為「困」。末幾句意為：民眾順隨法度，是端正合度，還是差錯失度，都在於在上位的人。在上位的人不失度，（即使）親近的人也不會有差失。（頁96，注35）

在句讀上，整理者在「秉度端正僭忒」間雖然未予斷開，但所翻譯句子則有斷開；「子居」認為簡文應於「秉度」下逗，可以比較明確顯示「端正」、「僭忒」是「秉度」的兩種狀態，⁵確實更能體現整理者對句子的解讀。此外，整理者以「還是」連接「端正」、「僭忒」，可知認為兩者相對，蕭旭謂：

「譖」猶言詐偽，與「端正」對文。⁶

即點明此意。後續研究者在「端正」、「僭忒」的具體理解上雖未必與整理者相同，但卻頗多接受二詞相對的看法，⁷可看出整理者的影響力相當大。

雖然許多學者都將「端正」、「僭忒」視為相對的詞，但各家對的「度」解釋則不外乎「訓教」或「法度」，顯然都應具有正面意義，因而難以解釋民眾或百姓既順隨或秉持法度，為何會產生差失？⁸此外，以上諸說，大抵是從教化的

⁵ 「子居」：〈清華簡七〈子犯子餘〉韻讀〉，中國先秦史網站，網址：<https://www.xianqin.tk/2017/10/28/405>，發表日期：2017年10月28日。

⁶ 蕭旭：〈清華簡（七）校補（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學術討論區」，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3052>，發表日期：2017年5月23日。

⁷ 參趙嘉仁：〈讀清華簡（七）散札（草稿）〉，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學術討論區」，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68>，發表日期：2017年4月24日、李宥婕：《〈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子犯子餘〉集釋》（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18年），頁88、金字祥：《戰國竹簡晉國史料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2019年），頁80、洪鼎倫：《清華柒〈子犯子餘〉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9年），頁163-164。

⁸ 若如劉釗將「秉度端正僭忒」連讀，即可避免此一問題，唯「秉」訓為稟，似仍較不直接。金字祥認為「度」是中性的，如此自可產生正、反兩種結果，但「法律」自可為中性，「度（法度）」則應為正面而非中性，否則何以成為「法度」呢？

角度理解簡文，故視端正、僭忒為兩種相對的情況，「度」亦為中性。人民的良惡繫於為政者的教化雖是古籍常見的主題，但重耳並無有國治民的經驗，亦因非治民失敗才導致流亡，蹇叔在此談教化問題，與秦穆公的提問間亦缺乏明確的關係。

三 上古漢語中暗示特定對象的「民」

上古漢語中「民」的一般用法指百姓、泛指受統治者，這點不煩舉例，但有時其所表達的範圍，未必涵括所有的百姓。以下就《尚書》所見，試舉二例：

（一）上古漢語中暗示第三人的「民」

1 〈康誥〉「民不靜」之「民」可能暗指三監

《尚書·康誥》載：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⁹

《孔傳》解云：

假令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設事之言。明惟天其以民不安罰誅我，我其不怨；汝不治，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¹⁰

即將「民」視為一般人民。但如此，即使是設事之言，君之治民，既已一再教導而民不受治、不定其心，受懲罰者為何反而是君而不是不定其心的民？

蔡沈亦以「民」為一般人民，串講云：

戾，止也。又言民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很疾，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

⁹ 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嘉慶20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刻本，2001年），卷14，頁205。

¹⁰ 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卷14，頁205。

有罪，即在朕躬，況曰今庶群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¹¹

此說頗予人「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¹²之感，可以感受到蔡沈心中理想君主將萬方之罪歸於己身的形象。然而，「萬方有罪，罪在朕躬」雖呈現了君主願將罪責一肩承擔的理想形象，但如果真的要因此遭受「天之殛罰」，恐怕還是難以回答不受治的是已經屢次勸導的民，受天之罰殛的卻為何是君的疑問。

其實，本段經文之「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既是因於「予惟不可不監」，所監之事即應為過去已發生之事，兩句間才會有邏輯關係，《孔傳》將「今惟民不靜」以下三句視為設事之言，恐與經文不合。至於「民」字若泛指治下的人民，也都難以迴避民不受治、為何是君受罰的疑問，故至清代時陸續有學者提出「民」字可能並非泛指所有人民，而是另有所指的看法。如許鴻磐即認為本段的「民」應有較具體的指稱對象，云：

「今惟」二字，意非設言也，蓋實言民心不靜，未止其狠疾之心，屢導之而未化，正指三監、徐奄之叛而言。〈多方〉「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意正與此同。若武王時，未聞有殷民蠢動、迪屢未同之事，武王豈預知之而為是言乎！¹³

許氏此說，指出「今惟」二字並非假設，而是就實有情況發言，誠是；直接以句中的「民不靜」實指三監、徐奄之叛，亦可謂近是矣！但他接著說「武王時，未聞有殷民蠢動、迪屢未同之事」，則此「民」即似僅指殷民而未及三監，若僅指殷民，則之後經文的「爽惟天其罰殛我」所說為何事，似亦難以理解。

在許鴻磐所提的三監、徐奄兩種對象中，孫星衍明確認為此句中的「民」特指殷民，串講云：

今惟殷民不安靜，未定止其心，道之以道，屢未和同。勉思天其罰誅我，

¹¹ 〔宋〕蔡沈：《書經集註》（臺北：新陸書局，1978年），頁142。

¹²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嘉慶20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刻本，2001年），卷20，頁178。

¹³ 〔清〕許鴻磐：《尚書札記》，《清經解》（臺北：復興書局影印學海堂本，1972年），卷14011，頁15556。

我其不敢怨天怨民，祇自思惟其罪。¹⁴

吳璵承之，並加疏通，云：

現在人民還沒有安定，（他們還懷念商朝）沒有轉變過思舊的觀念，雖然屢次開導他們，但還不能和我們很融洽。（我們如不即時改正他們的觀念）倘使老天責罰我們，那豈不恨之嫌晚嗎？¹⁵

在此理解下，周滅殷後即領有殷之臣民，若殷之臣民經屢次開導而仍不與周同心，雖仍難解釋為何是周的統治者會受到天的責罰，但透過此一新的理解方式，已可看出學者已開始接受根據語境給予「民」不同的解釋方式，而不是固定將「民」一律指為所有受統治的人民。

與孫星衍不同，曾運乾亦認為本段非泛泛而論，乃是「舉三監往事為證」，云：

監，戒也。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言明德即在慎罰中也。……此言忌以慎罰，舉三監往事為證。言予不可不監之往事，告汝以寓德于罰之道。今民心未定，屢迪未同，此皆予之不德所致。予罪雖小，惟天尚其罰殛我，而有流言之疑、三監之叛，我忍受之而無可怨；矧曰其罪更大，上通於天，而天不罰殛我乎？而我可致怨于天乎？然則迪屢未同，亦惟勤修己德而已。¹⁶

曾運乾以本段乃舉三監之事為證，實為卓識；但他所謂「今民心未定，屢迪未同，此皆予之不德所致」云云，顯然仍受《蔡傳》影響，故將「民」視為一般人民；而所謂「然則迪屢未同，亦惟勤修己德而已」，有點類似《國語》所載祭公謀父諫穆王之詞，¹⁷對於諸侯乃至蠻夷外族之歲貢終王如有失序，即使「有

¹⁴ [清]孫星衍撰，陳抗、盛終鈴點校：《尚書今古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370。

¹⁵ 吳璵：《新譯尚書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01年），頁148。

¹⁶ 曾運乾：《尚書正讀》（臺北：華正書局，1974年），頁170。

¹⁷ 《國語·周語上》：「（祭公謀父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王則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王，則增修于德而無勤民于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吳〕韋昭注：《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4。

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最後仍歸結於「增修于德而無勤民于遠」，乃不致於遭受天之罰殛，故與前述各解相同，此說還是難以回答君治其民，屢屢引導而民不從時，罪為何在君的問題。

上述幾位學者對「民」的理解雖不盡相同，但同樣都認為「民」所指的具體對象會因語境而有差異。沿續此一思路，如曾運乾所說，本段既以三監故事為鑑戒，則經文中的「民」看似指所有人民，實際上要表示的人物則是三監。如此，「未戾厥心，迪屢未同」表示關於「公將不利於孺子」¹⁸的流言，周公已嘗申明己意、曉諭諸人，但三監仍未能信任周公輔佐成王之心，終究仍反叛之事，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則是周公自陳誅殺管叔之事。¹⁹如此，本段文字乃周公借三監反叛因而被殺之事為監，指示康叔「德之行」如何在「罰之行」中實踐，整段文字所指內容都變得明確具體，而其關鍵即在於將其中「民」字理解為暗指三監。

2 〈酒誥〉「民自速辜」之「民」可能暗指商紂

〈酒誥〉有一段周公指責商紂的話語，為便檢覽，茲將經文與對應的《孔傳》，分別抄錄如下：

經文	傳文
在今後嗣王酣身，	嗣王，紂也。酣樂其身，不憂政事。
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	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	紂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盡然痛傷其心。
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	言紂大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差。
厥心疾很，不克畏死，	紂疾很其心，不能畏死；言無忌憚。
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	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
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	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於天，大行淫虐，惟為民所怨咎。

¹⁸ 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卷13，頁188。

¹⁹ 詳參林宏佳：〈訓「矧」〉，《臺大中文學報》第30期（2009年6月），頁1-50。

經文	傳文
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	紂眾群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於殷。惟以紂奢逸故。
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言凡為天所亡，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

本段「民」字四見，前三次都指後嗣王治下的人民，值得注意的是「惟民自速辜」的「民」所指稱的對象。若單看「天非虐民，惟民行惡」，《孔傳》並未特別指出「民」所指的具體對象，似是泛言而已；顧頡剛、劉起鈞譯作：

唉，天哪會有心虐待他們呢，只是人們自己招來的罪過啊！²⁰

即反映此一理解。但文中之「嗣王」，《孔傳》既已指出乃指紂王而言，之後串講各句，亦屢屢指明經文所述皆紂之所為，故經文「惟逸」雖無主語，《孔傳》亦明白指出所謂「逸」者，實就商紂而言。據此，全段自「厥命罔顯于民」以迄「腥聞在上」一一歷數商紂的罪行後，以「惟逸」總結「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的原因，「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則是對整件事的評斷。此一評斷可以單純視為是對所有人都適用的道德教訓，此時「民」仍為其常訓。但「民」如果泛指所有人民，與前文著重敘寫商紂罪惡，文意銜接即會產生落差，故《正義》串講「庶群自酒」以下諸句時，即云：

紂眾群集聚，用酒荒淫，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念於殷。惟以紂奢逸故，非天虐殷以滅之，惟紂為人，自召此罪故也。²¹

亦以「惟民自速辜」之「民」即就紂言之，這自是因為此一評斷的基礎即在前文所述紂的行事，故「紂」實即為「自速辜」之「民」的代表。依《孔傳》此一詮解脈絡，在經文銜接上固然較為通順自然，但也就會產生為何明是「民」字，實際上卻代表「紂」的問題。

討論至此，基本的情況是：若此「民」字泛言所有人民，則全段文意銜接

²⁰ 顧頡剛、劉起鈞：《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1416。

²¹ 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卷14，頁210。

會稍有落差；若以「民」指紂，則紂為商王，又會有是否適合以「民」指稱之的問題。對此，《蔡傳》云：

後嗣王，受也。……故天降喪於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²²

解決的方式是透過將「民」等同於「先民」，因而有「君臣之通稱」的效果。然而，「先民」雖可為「君臣之通稱」，但這當是因為「先民」有修飾語「先」的緣故，才具有泛指過去君臣的效果，若僅有「民」字，也就不宜以此為解。相對於此，王先謙云：

「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者，統紂與庶臣言，自天視之，在下皆民也。天降喪亡，非天之暴虐，乃民自召之。²³

誠如其說，從天的角度而言，紂與其庶臣都可稱為「民」，其理據較為充分。但在此可進一步追問的是：因相對於天，故紂與其庶臣都可稱為「民」，但此處經文所指的「民」，究竟應如《正義》所說單指紂，或者如王先謙所說，兼指紂與其庶臣呢？

對此，正如本小節一開始依《孔傳》、《正義》對經文的解釋，本段經文的敘寫脈絡，在「天非虐，惟民自速辜」之前絕大多數的篇幅都著重在數落商紂罪狀，「庶群自酒，腥聞在上」其實只是連帶說明紂帶來的惡劣風氣之普及而已，論其肇因仍在商紂一人。所謂「惟民自速辜」，當指商紂因自身敗德酗酒乃導致滅國亡國；若因群臣也主動參與飲酒就將之歸入句末「民」所指的對象，似仍會偏離全段以商紂為誅責對象的主題，曾運乾於「天非虐，惟民自速辜」下云「此言商紂湎於酒以至亡國」，即依《正義》將「民」實際暗示的對象限縮於商紂一人，宜更切合經文本旨。

²² [宋]蔡沈：《書經集註》：《書經集註》，卷4，頁146。

²³ [清]王先謙撰，何晉點校：《尚書孔傳參正》（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686。

(二)〈子犯子餘〉篇「凡民秉度」之「民」所指對象試探

為便檢覽，在此先再次引錄簡文：

邛（蹇）𠂔（叔）會（答）曰：「訐（信）難成，毆（抑）或易成也。凡民秉𠂔（度），端（端）正譖（僭）訖（忒），才（在）上之【08】人；上纒（繩）不達（失），斤亦不𠂔（僭）。」

考慮本段簡文秦穆公以「夫公子之不能居晉邦」開頭，關注的是重耳未能返國為君的現實問題，故蹇叔就穆公的問題提出回應，自應針對此點回答；話題中心既是重耳，則將簡文中的「民」理解為重耳是最直接能夠切合秦穆公提問的解釋方式。以上既已論證上古漢語中「民」有時可以只是在暗示特定的第三者，在簡文中即可解為蹇叔以「民」表示重耳。以此為基礎，整段簡文可重新解釋如下：

「凡」是總括之詞，落實在本段簡文中，有可能是「凡民」，也可能是「凡民秉度」。若參照本篇「凡君之所問，莫可聞」（簡10-11）、「凡君所問，莫可聞」（簡13），「凡」總括的是「君所問」、「君之所問」而不是「君」（否則就變成總括古今所有君人者的提問），故此處也可能總括至「民秉度」。此時「民」仍是一般名詞，泛指受統治者，但因秦穆公是就重耳的際遇提問，故對聽、說雙方而言，此時「民」實際上僅暗指重耳一人。易而言知，用字上雖然看似只是泛論所有人，實則意在言外，重在討論特定的對象。

「秉」，整理者理解為順隨，似非「秉」字的經常用法，伊諾認為「秉度」意為「秉持法度」，²⁴宜較為可從；但認為「譖訖」或可從蕭旭讀為「讒慝」，則是不必要的。若要細究，簡文後半「上繩不失，斤亦不𠂔」，「失」重在差失，則整理者將「僭忒」理解為僭差，與「上繩不失，斤亦不𠂔」更為密切。

蹇叔本段既是回答秦穆公的提問，而「民」若只表示重耳，則「在上之人」只宜指秦穆公。透過子犯、子餘的回答，秦穆公已知重耳具有「好正而敬信，不秉禍利、身不忍人」、「即中於天」「幸得有利不忤獨」、「事有過焉，不忤以人，必身擅之」、「弱持而強志」等優點，這些優點一言以蔽之即是「秉度（法度）」。如此，「端正僭忒」當連讀，「端正」是動詞、「僭忒」為名詞，指差失的情況。三句話接起來，意謂人民（重耳）能秉持法度以自守，則端正這種

²⁴ 伊諾：〈清華柒《子犯子餘》集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210>，發表日期：2018年1月18日。

有德之人卻不在君位的差失情況的，要靠在上位的秦穆公。斤，整理者讀為「近」，陳偉則認為繩指繩墨、喻君，斤指斧斤、喻民，²⁵可從。

如上所述，簡文至「在上之人」指出「在上之人」是端正差失的關鍵，「上繩不失」承此反向而言，如果上位者設定的標準沒有問題，以「斤亦不失」喻端正僭忒時也不會有差失。兩者間說的是同一件事，只是著眼的面向不同，應以分號隔開，可重新標點如下：

蹇叔曰：「信難成、抑或易成也。凡民秉度，端正僭忒在上之人；上繩不失，斤亦不僭。」

本段簡文最後這幾句，各家對文意的理解差異不大，不過較少被關注的是，蹇叔的回答與穆公的提問，其間關連性何在？其實，不妨設想：秦穆公在此問的是自己有意送重耳返國即位，能否成功？而蹇叔的回答先是論述下民（重耳）秉持節度（而無其位），要端正這種僭忒的情況，要靠在上位的人（秦穆公），點出秦穆公正是重耳能否返國的關鍵人物，而「上繩不失，斤亦不僭」，以繩喻君，是製定標準的人；斤以喻臣，是執行的人，上位的人（秦穆公）制定標準時沒有差失，實際執行時也就不會有差失，此其所以以「易成」為答之故也。

在此，還應說明的是，若進一步探究〈康誥〉「民不靜」、〈酒誥〉「民自速辜」為何分別以「民」表示三監、紂王，其心理背景應在三監是周人自己的集團，而紂曾為周人的君王，站在為親者、尊者諱的立場，在陳述差失者的言行時，又不願直接說出差失者，因此用了實際意涵較為廣泛的「民」，但對熟知這段歷史的聽、說雙方而言，句子中的「民」雖是泛指，但其中自有說話者所要針對的對象，若聽、說雙方對於彼此話題的共識，即可以意會。在這種表達方式下，「民」仍然是一般名詞而不是代詞，但因實際指示的對象是透過「意在言外」方式寄寓其中，故以下權且稱之為「寓示」。

若如上述，簡文敘述中的重耳具有正面形象，為何也以「民」字寓示呢？若單就重耳而言，最直截的解釋在於他雖是晉公子，但正在流亡中，乃是落難公子，當前的際遇並不體面，採用寓示的方式可避免直接指出此一身分。此

²⁵ 陳偉：〈清華七《子犯子餘》校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93，發表日期：2017年4月30日。又，金字祥串講為「凡臣子順隨、秉持法度，端正或僭忒，取決於在上之人，在上位之人不失其度，親近的人也不會有差失」（《戰國竹簡晉國史料研究》，頁81）。此解在文意上也可自成一說，但論述的議題傾向教化或人君的自我要求，但秦穆公原本提問「信天命哉」、「民心信難成也哉」兩個問題，都與重耳能否返國有關，如果回答收束在怎麼做才能「親近的人也不會有差失」，與提問的關聯性也就不大了。

外，若再就秦穆公與重耳的關係而論，在消極面上，重耳雖為晉公子，但如今既寄寓在秦，秦穆公做為秦君，蹇叔自可以上下關係將重耳視為秦之民；而就積極面上，正因將重耳視為秦之民，秦穆公對於重耳的際遇也就有協助的正當性，與秦穆公傾向送重耳回國的意願是一致的。

（三）上古漢語中寓示特定第一人的「民」

《國語·晉語》載晉公子重耳流亡至齊時之情況，云：

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于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²⁶

表面上，「民生安樂」指所有人想要過安樂的生活，但前文的「有馬二十乘」正代表著重耳的安樂生活，而「誰知其他」也正反映重耳想安於逸樂的心情，故此「民」字若保守一些，可視為代表包括重耳在內的所有人，若更積極些，則其寓示對象亦可直接看作是重耳自己；重耳其實是因為不便直說自己只想安於享樂，因此用指稱範圍更廣的「民」以隱蔽自己而已。

與《國語》相較，下條《尚書》中的例子，可更明顯看出「民」實際寓示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人的用法。〈大誥〉載：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經文「今天其相民」屈萬里譯為「現在老天是要幫助民眾的」、²⁷顧頡剛、劉起鈞則譯作「肯定天一定會幫助、保佑我們周民的」，²⁸大致皆以民眾訓「民」，差別僅在後者於「民」前補了「周」字。

考慮此句前有「興我小邦周」，「民」前補「周」自是合理的。不過，即使補了「周」字，指稱對象較「民眾」已較為明確，但若再追問「周民」究竟指誰，又該如何回答呢？一般而言，「周民」是一個整體，本無另予區分的必要，如同〈大誥〉「天棐忱辭，其考我民」、「天亦惟用勤毖我民」中，「我民」都是

²⁶ [吳]韋昭注：《國語》，頁340。

²⁷ 屈萬里：《尚書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93。

²⁸ 顧頡剛、劉起鈞：《尚書校釋譯論》，頁1274。

第一人稱複數群體，泛指所有周民。但〈大誥〉的背景是：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²⁹

周公既得吉卜，希望「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能支持他，一起討伐殷逋播臣，然事與願違，眾人反過來勸周公違卜。周既已代商，「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等人就身分而言當然也是「周民」，但「今天其相民」的「民」顯然只指用卜的周民而不包括意欲違卜的周民，則當「周民」內部主張有所不同時，若不區分對象，天所要助的，究竟是用卜的周民還是違卜的周民呢？屈萬里雖然只譯為「民眾」，但於注釋此句時則云：「以上二語，意謂應遵吉卜而東征」，³⁰則其意「相民」亦應就遵卜者而言，而周公自己正在其中，故此就例而言，此「民」實際上想表達的應是包括周公在內、支持遵卜東征的周民，可知上古漢語中，「民」在實際使用時，隨其語境，也可以用來寓示自己。

（四）〈子犯子餘〉篇「民心信難成」之「民」寓示對象試探

如上所述，上古漢語中也存在部分的「民」字雖然看似指稱所有人，其實重在寓示自己。以此反觀簡文「民心信難成」之「民」，可能也不是泛言所有人民，主要可能是在寓示秦穆公自己。秦穆公在此的兩個問題，「信天命哉？」已帶出「天」，「民心信難成也哉？」的「民」相對於天，正如王先謙所云，與天相對時，所有人都可稱為「民」，故在此秦穆公亦可用「民」以自稱。秦穆公在與子犯、子餘對話後，已決定送重耳返國即位為君，如果重耳不能返國是天命，則秦穆公的決定就不會成功，故問「信天命哉？」以確認天命是否確實如此；「民心信難成也哉？」承此意問下民（秦穆公自稱）之心（送重耳返國即位）是否確實難以成功？如此，簡文措辭雖然婉曲，但文意其實仍相當清晰明白。

²⁹ 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卷13，頁191-192。

³⁰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頁139。

四 餘論

（一）用作代詞的「民」

以上所述，「民」都是透過意在言外的方法，寓示特定的對象，此時的「民」都仍只是一般名詞而非代詞。不過，文獻所見，「民」也有少數直接用作代詞的例子。《日知錄》云：

晉時有自稱民者。《世說》：「陸太尉對王丞相曰：『公長民短』」。³¹

同在《世說新語》中，周法高又徵引多條，以下略舉其二：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

陸太尉詢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歸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³²

並云：

此數例均為有官爵者對上司之稱。許世瑛云：「《晉書》卷七十七〈陸玩傳〉引阮與王導牋，作『僕雖吳人』，可見這個『民』字作第一人稱代詞謙詞，到了唐代已不通行，所以修《晉書》的史臣們，就把它改為僕字了。」³³

以上諸例「民」皆用於指稱自己，固無疑義，但有三個值得注意之處：

其一、對於這些用以自稱的「民」，顧炎武僅指出此一現象，許世瑛則進一步指出其為「第一人稱代詞謙詞」，並考訂其通行的下限。若〈子犯子餘〉中的「民」可解為寓示秦穆公自己，則此一用法自有其更早的來源。

³¹ 〔清〕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栾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卷24，頁1388-1389「對人稱臣」條。

³² 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篇》，頁67。

³³ 同上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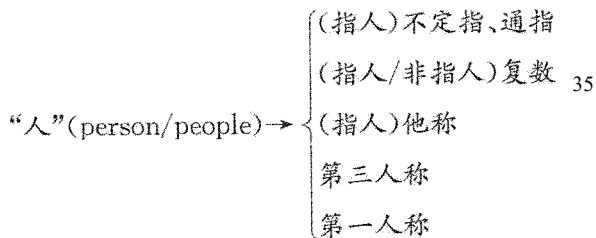
其二、以上諸例之「民」，已可直接視為代詞，若同意上述這些「民」用以自稱、且為謙稱，在此可進一步討論的是：「民」為何可用為自稱的謙詞？關於這點，正如前引王先謙所說「自天視之，在下皆民也」。就統治者而言，當秦穆公自稱「民」時，即在「人之君」與「天之民」兩種身分中，特別強調自己為「天之民」的身分；這種表述方式強調了尚有高於自己的存在，也就突顯自己居於下位的事實，故可用為自謙詞；同理，在崔正熊詣陳姓都郡條中，崔正熊以「民」自稱，答覆雖頗有譏刺之意，但用字上以「民」自稱，也是特別點明自己為陳姓都郡之屬下的身分，故為自謙語。

其三、就字形源流而言，筆者嘗以「民」字與「直」、「省」等字並觀，提出「民」字透過向下的視線，點出為人臣者目光下視「俯首稱臣」的樣貌，也就是被統治者。³⁴若然，「民」既取象於被統治者，取以為自稱之謙詞，就造字而言，也可謂有其相承的一貫脈絡。

（二）用於指稱的「人」

本文之（三）所列「民」的各種寓示用法，是從「民」做為一般名詞中隨語境發展出的用法，這種用法並非僅限於「民」，「人」也有類似的現象。陳振宇廣泛取樣於世界各地的語言，指出：

在世界語言中，表示「人」的名詞，普遍地可通過語法化和詞匯化，轉化為以下功能：



其中，與本文關係較密切的是第三人稱、第一人稱兩種用法，以下略摘述其說：

³⁴ 林宏佳：〈「尤」、「擇」辨釋〉，《成大中文學報》第27期（2009年12月），頁8-9。

³⁵ 陳振宇：《漢語的指稱與命題：語法中的語義學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頁440。

第四、第三人稱。漢語「人家、別人」可指除說話者、聽話者以往的第三者，如：

（58）我們借了人家的錢，當然要還！

阿尼語、倫杜語、贊德語等也有類似指第三者的用法，不過它們需要在「性」上進行選擇，因此用了「人」的無標記的「性」，即陽性名詞（男人），如倫杜語 ke（男人）可表示第三人稱單數，ndrú或 kpà（人們）可變為 ndrú 或 kpa，表示第三人稱複數。……

第五，第一人稱。中古漢語中有「人」表我義的用法，「人家」也可以指說話者，如：

（60）a. 文王笑曰：「……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伐蜀，必可滅蜀……」。

（《三國志·鍾會傳》）

b.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桓見表而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強知人家國事。」（《世說新語·輕詆》）

你都不理人家了！

人家等了你好久好久了！³⁶

「人」的這種用法，顯示在語言中，說話者隨其需要可以借用語意涵蓋範圍更廣的一般名詞去寓示特定對象，既非僅只「民」才會出現的用法，並且也是在世界各地語言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則本文所論，或許就不只是一種無謂的想像之詞。

四 結論

基於〈子犯子餘〉篇中「民心信難成也哉」、「凡民秉度」兩個「民」字如

³⁶ 陳振宇：《漢語的指稱與命題：語法中的語義學原理》，頁441-442。

果以一般的民眾、百姓意理解，秦穆公與蹇叔間的問答顯得難以對焦，或許可以考慮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參照上古漢語「民」字有時可以寓示自己或第三人，簡文兩個有待重新理解的「民」字，也可能有特定的寓示對象。據此反觀簡文，秦穆公提問中「民心信難成也哉」的「民」因與前句的「天」相對，故有可能寓示自己；而蹇叔回答中「凡民秉度」的「民」承前半簡文子犯、子餘對重耳的各種正面肯定而來，「秉度」者是重耳，故「民」亦當針對重耳而言。

若依此說，「民」既可指自己、又可用於指他人，指代對象紛歧不一，是否會引起語義表達的混亂呢？其實，本篇簡文中，前半篇透過秦穆公與子犯、子餘的對話得知重耳具有的各種優點，故後半篇的語境即在處理秦國是否要出兵協助重耳返國的問題，是其「語用語境」。只要對這個「語用語境」有共同的認識，受協助的對象必然是重耳、而協助其返國的也只會是秦穆公，兩個「民」字的指稱對象，也就不會有混淆之虞了。至於同一「民」字，秦穆公以「民」寓示自己為謙詞，蹇叔以「民」寓示重耳屬隱晦其身分，其原因則在於兩人身分不同：秦穆公名實相符，其地位尊貴而以「民」寓示自己，故為謙詞；重耳有名無實，雖為公子、卻在流亡，故以「民」寓示之則屬隱晦。兩者機制雖有不同，但共同的基礎則在使用涵括範圍較大的一般名詞模糊化所要寓示的對象，此對象需透過聽、說雙方對話題的共同認識，才能以意在言外、不言而喻的方式寓示出來。如果使用普遍化，有可能像「人家」一樣，直接發展為代詞；若否，對於一般不是聽、說雙方當事人而言，這種說話方式確實很容易讓人無法理解具體的語意，而這似乎也正是本文所處理〈子犯子餘〉篇中兩個「民」字在當前的詮解困境。

參考文獻

- 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嘉慶20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刻本，2001年。
-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嘉慶20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刻本，2001年。
- 〔吳〕韋昭注：《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宋〕蔡沈：《書經集註》，臺北：新陸書局，1978年。

- 〔清〕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栞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清〕許鴻磐：《尚書札記》，《清經解》，臺北：復興書局影印學海堂本，1972年。
- 〔清〕孫星衍撰，陳抗、盛終鈴點校：《尚書今古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清〕王先謙撰，何晉點校：《尚書孔傳參正》，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子 居：〈清華簡七〈子犯子餘〉韻讀〉，中國先秦史網站，網址：<http://www.xianqin.tk/2017/10/28/405>，發表日期：2017年10月28日。
- 伊 諾：〈清華柒《子犯子餘》集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210>，發表日期：2018年1月18日。
- 吳 璵：《新譯尚書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01年。
- 李宥婕：《〈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子犯子餘〉集釋》，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18年。
-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4月。
- 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篇》，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94年。
- 屈萬里：《尚書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
-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
- 林宏佳：〈「尤」、「擇」辨釋〉，《成大中文學報》第27期，2009年12月，頁119-152。
- 林宏佳：〈訓「矧」〉，《臺大中文學報》第30期，2009年6月，頁1-50。
- 金字祥：《戰國竹簡晉國史料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2019年。
- 洪鼎倫：《清華柒〈子犯子餘〉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19年。
- 陳振宇：《漢語的指稱與命題：語法中的語義學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 陳 偉：〈清華七《子犯子餘》校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93，發表日期：2017年4月30日。
- 曾運乾：《尚書正讀》，臺北：華正書局，1974年。
- 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 趙嘉仁：〈讀清華簡（七）散札（草稿）〉，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站「學術討論區」，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68>，發表日期：2017年4月24日。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石小力整理），〈清華七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ctwx.tsinghua.edu.cn/info/1081/2233.htm>，發表日期：2017年4月23日。

蕭 旭：〈清華簡（七）校補（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3052>，發表日期：2017年5月23日。

顧頡剛、劉起鈞：《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